

知明集

才十一

四百七十五
墳四

51357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脩

皇圖鞏固 帝階綴昌

佛日增輝 懋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弘明集卷第十一

梁釋僧祐撰



何令尚之荅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高門二法師荅李交州森難佛不見形

事并李書

司徒文宣王書與孔中丞稚吐釋疑惑

并牋荅

恒標二公荅姚主勸罷道書



僧契僧遷鳩摩荅姚主奏

遠法師荅桓玄勸罷道書

釋僧巖荅劉青州勸還俗書

何令尚之荅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元嘉十二年五月乙酉有司奏丹楊尹蕭摹
之上言稱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
像所在干計進可以擊心退足以招勸而自
頃世已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
競爲重舊宇頽圯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構以
相誇尚申地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
無極違中越制宜加檢裁未爲之防流遁未
已請自今已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
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發本
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有
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承用詔書律
論銅宅材瓦悉没入官奏可是時有沙門慧琳

假服僧次而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
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
一方詎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
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等
始亦往還未扞蹟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
其宗帝善之謂侍中何尚之曰吾少不讀經
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懷而復不敢立
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信故也
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
耳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
顏延年之折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論明佛法
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弊人意若使率土之

賓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
之請制未全經通即已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
式遏浮淫無傷弘弊者乃當著令耳尚之對
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勤
懼以闕薄貽點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
當至如前代羣賢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
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周顓宰輔之冠
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郗超王坦王恭王
謐或号絕倫或稱獨步韶氣貞情又爲物表
郭文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際抗身煙
霞之間亡高祖兄弟以清識軌世王元琳昆
季以才華冠朝其餘范汪孫綽張玄殷覲略

數十人靡非時俊又炳論所列諸沙門等帛
曇邃者其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邃
已上護蘭諸公皆將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
近世道俗較談便尔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
魏竒才異德胡可勝言寧當空天性靈坐棄
天屬淪惑於幻妄之說自陷於無徵之化哉
陛下思洞機表慮玄象外鈎深致遠無容近
取於斯自臣等已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清信
之士無乏於時所謂人能弘道豈虛言哉慧
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因自
教源濟俗亦爲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僞弊
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敦

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竒哉使周漢之初復
兼此化頌作刑清倍當速耳竊謂此說有契
理奧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
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矣
傳此風訓以遍寓內編戶千万則仁人百万
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
計爲數者抑將十有三矣夫能行一善則
去一惡一惡旣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
万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錯雅頌之興
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也論理
則其如此徵事則臣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
俗皆奉佛教法故大國之衆數万小國數百

而終不相兼并內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溥
弱罕行殺伐又五胡亂華已來生民塗炭寃
橫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誤獲蘇息必釋教
是賴故佛圖澄入鄴而石虎殺戮減半洸池
塔放光而符捷推鋸用息蒙遜反噬無親虐
如豺虎末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兼
万夫幾亂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範此非有
他敬信故也夫神道助教有自來矣雷霆所
擊暑雨恒事及展廟遇震而書爲隱慝桀紂
之朝寃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景獨以深
刑受崇檢報應之數既有不符徵古今之例
祇更增惑而經文載之以彰勸戒万一影像

猶云深切豈若佛教責言義則有可然可信
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觀世大
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世衆目共覩祈求之
家其事相繼所以爲勸戒所以爲深切豈當
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闇之徒苟遂毀黷忽
重殉輕滯小迷大恚僧尼之絕腓育嫉像塔
之費朱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日用而不
論吏司苦堙瘞之勞有時而詎慢慧琳承天
蓋亦然耳蕭摹啓制臣亦不謂全非但傷蠹
道俗最在無行僧尼而情負難分未可輕去
金銅土木雖糜費茲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
頓絕臣比思爲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

音實用夷秦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座進曰此
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
兵術孫吳盡吞并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
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
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
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
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
惡言不入於耳

高明二法師答李交州祿難佛不見形書

并李書

夫道處清虛四大理常而有法門妙出羣域
若稱其巧能利物度脫無量爲教何以不見
真形於世真空說而無實耶今正就尋西方

根源伏願大和上垂懷允納下心無惜神誥
弟子李淼和南

釋道高白奉垂問至聖顯晦之迹理味淵博
辭義照洗敬覽反覆彌高德音使君垣墻崇
邃得門自難輒罄愚管象罔玄珠夫如來應
物凡有三焉一者見身放光動地二者正法
如佛在世三者像教髣髴儀軌髣髴儀軌應
今人情人情感像孰爲見哉故淨名經云善
解法相知衆生根至於翹頭末城龍華三會
人情感見孰爲隱哉故法華經云時我及衆
僧俱出靈鷲山鑿佉之宮孳然可期西方根
源何爲不覩而世之疑者多謂經語不符闡

寄情少咸以不覩生滯夫三皇五帝三代五
霸姬旦孔丘刪詩制禮並聞史籍孰覩之哉
釋氏震法鼓於鹿園夫子揚德音於隙魯皆
耳眼所不得俱信之於書契若不信彼不患
疑此既能了彼何獨滯此使君聖思淵遠洞
鑒三世願尋壽量未盡之教近取定光儒童
之迹中推大通智勝之集以釋衆人之幽滯
若披重霄於太陽貧道言淺辭拙語不宣心
冀奉見之日當申之於論難耳謹白

李淼和南旋省雅論位序區別辭况冲美欣
會良多所謂感化異時像正殊俗援外以映
內徵文以驗實敬範來趣無所間然然夫受

悟之由必因鑒觀闇寄生疑疑非悟本若書
契所存異代齊解萬世之後可不待聖而師
矣若乃聲迹並資言像相濟大義既乖儒墨
競興豈徒正信不朗將亦謗誤增疊得不取
證於示見印記以自固乎大聖以無礙之慧
垂不請之慈何為恡昭昭之明晦倍尋之器
絕羣望於泥洹之後興罪垢於三會之先芻
狗空陳其能悟乎儀像虛設其能信乎至於
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
其隱見廢興權實莫辨今如來軌業弥貫三
世慈悲普潤不得以見在為限羣迷求解不
可以滅盡致窮是以化度不止於篇籍佛事

備列於累萬問今之所謂佛事者其焉在乎
若如雅況所信在此所驗在彼而聖不出出
孔釋異塗即事而談固非矛盾矣其可相驗
乎未能嘿廢聊復寓言幸更詳究遲覩清釋
釋道高白

重奉深誨義華旨遠三讀九思方服淵致故

知至理非庸近能測微言奧辭非鄙訥所參
今謹率常淺麁陳所懷夫万善爲教其途不
一有禪宴林藪有修德城傍或曲躬彈指或
歌讚頌詠皆耳眼所共了爲者亦無量斯則
受悟之津由闇寄之稱何必受悟於因鑒觀
何必闇寄其則生疑疑亦悟本請當論之疑

則求解解則能悟悟則入道非本如何雖儒
墨之競興九流之是非乃燭火之不息非日
月之不暉何急急於示見而促促於同歸哉
今不同季俗無證驗以徵誠亦不謬大聖裕
昭昭之光明而世之疑者據以不覩形遂長
迷於大夢橫沉淪而溺生死先儒往哲粗有
舊荅旣途無異輒輒述而不作夫亡身投誠
必感則俱見不感不見其有見者以告不見
其不見者會不信見聖人何嘗不在羣生何
嘗不見哉聞法音而稱善芻狗非謂空陳覩
形像而曲躬靈儀豈爲虛設姬孔救頽俗而
不贍何暇示物以將來若丘旦生遇於結繩

則明三世而不已問今佛事其焉在乎佞首
合掌莫非佛事但令深悟有方殊途同歸耳
前疏所引彼此疑信者正爲世人不見便謂
無佛故取不見周孔爲其繩准耳此乃垂拱
而相隨豈矛盾之謂哉使君生知無假素氣
天然居大寶之地運穎脫之思流浪義苑涉
步書園吐握餘暇優遊永日德音旣宣莫不
側聽貧道學業麁淺弥慙簡札上酬謬略懼
塵盛藻追增悚愧流汗霏霏謹白

李冰和南雅論明受悟之津爰自疑得闍寄
有餘無取鑒觀鞠躬讚誦咸足屆道覽復往
况弥覩淵蹟然所謂像法乖正求悟理塵借

筌會旨無假示見此固姬孔所以垂訓輝光
所以不表取之世典綽焉足矣放光動地徒
何爲乎若正信不止於俯仰而佛事備舉於
形聲大覺所由妙其色涉求之所基始故知
信者必以儒墨致疑學者將由無證自悔吝
明無吝於三五潛景道德愆於十号矣豈不
然乎又所謂姬孔務拯頽季無暇來生設在
結繩三世自明亦又不然七經所陳義兼未
來釋典敷載事止緣報故易云積善餘慶積
惡餘殃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
不亡此則緣教常緩兼訓已弘豈謂所務在
此所聞在彼哉來論雖美故自循環之說耳

望復擢新演異以洗古今之滯使夷路坦然積
礙大通也深願大和上垂納亮歛弟子李淼
謹呈

釋法明白巨論爰降敬覽移日馥若幽蘭清
若惠風貧道器非霜穎運非庖生動乖理間
獨躋疑族良由辭訥旨滯劇難星陳愚謂貳
暗寄竒鑒觀示見鞠躬歌讚感動靈變並趣道
之津梁清升之嘉會故宜寄觀雙舉疑驗兩
行豈得罷絕示見頓漏神彩齊軌姬孔同範
世訓放光動地徒爲空言夫法身疑寂妙色
湛然故能隱顯順時行藏莫測顯則乘如而
來隱則善逝而去即言求旨何愆於十号哉

餘暉所映足光季俗信者豈以螢燭增疑正
向旦白黑比肩塔像經書弥滿世界學者豈
以無證自悔又引七經義兼未來積善餘慶
積惡餘殃雖新新生滅交臂代謝善惡之業
不得不受此乃過明三世愈亮七經徵翰檢
實則聞命矣前論云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
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莫辨
似若矛盾義將安寄當仁不讓伏聽淵蹟前
跡粗述至聖沉浮而義据未照詞况未泯謹
更詳究共弘至道夫羣生長寢於三有衆識
永昏於六塵潛移爲吞噬之主相續爲迴轉
之輪形充逆旅之館神當過憩之賓往來三

惡而苦楚經離八難而酸辛欣樂暫娛憂畏
永勤一身死壞復受一身雖世智辨聰羣書
滿腹百家洞了九派必達知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未免謬見以
翳情疑似以千慮寄懷於巫精投誠於符呪
執邪以望正存僞以待真遲迴於兩心躊躇
於二逕放光動地其可見乎所以玄籍派布
列筌待機機動必感感而後應者也自有棲
志玄宅下操幽淵明一生若朝露辨三世
之弗虛縱轡於清真之術斂控於濁僞之衢
植德耘邪而蒼蔚樹福灌正而扶跡苦節競
辰於寸陰潔已爭逝於桑榆懷誠抱向感而

遂通豈不親映光彩而覩其靈變哉若耳眼
所不自了感通夢之所見如漢明因夢以感
聖大法於是而來遊帝主傾誠以歸德英豪
鍛衽以服化沙門齊肩於王公僧尼直躬於
天子九十六種孰爲高哉宋武皇帝始登帝
位夢一道人提鉢就乞因而言曰君於前世
施維衛佛一鉢之飯今居斯位遣問嚴公徵
其虛實嚴公即送七佛經呈聞吳主孫權初
疑佛法有靈驗當停罷省遂獲舍利光明照
宮金鐵不能碎爐冶不能融今見帝京建初
寺是吳郡有石佛浮身海水道士巫師人從
百數符章鼓舞一不能動黑衣五六未張數

四薄尔奉接遂相勝舉即今見在吳郡北寺
惇誠至到者莫不有感朱張連世奉佛由覩
驗致郭文舉祇崇三寶正信堅明手探虎鯁
深識安危蘭公拂嚴雪於猛獸護公感枯泉
而洪流並高行逸羣清身邁俗皆有異迹世
咸記焉自茲以外不可勝論貧道少惰學業
迄于白首孤陋寡聞彰於己誠直言朴辭未
必可採懼不允當伏追慙悚謹白

荊州宗居士造明佛論稱伯益述山海申毒
之國俚人而愛人郭朴注申毒即天竺浮屠
所興浮屠者那曷也劉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學
者之管闕於斯又非漢明帝而始也道人澄

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菑城中有
古阿余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
樹之下入地三十餘丈虎使者依畱掘求皆

如言得

阿余王者
阿育王也

姚略叔父爲晉王於河東蒲坂故老所謂阿
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骨於石函銀
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覩於灞上比丘今
見辛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
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千寶孫盛之史無
語稱佛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文宣王書與中丞孔稚珪釋疑惑并牋荅也
覽君書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激烈之

傷純和亦已久矣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今因修釋訓始見斯行之所發誓念履行欲卑高同其美且取解脫之喻不得不小失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間自不足及言真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達故橫起異同君云積業栖信便是言行相對豈有奉親一毀一敬而云大孝未之前聞夫人仁之行非殘害加其美廉潔之操不藉貪竊成其德如此則三歸五戒豈得一念而可捨十善八正寧瞥想之可遺未見輕其本而能重其末所謂本旣傾矣而後枝葉從之今云二途雖異

何得相順此言故是見其淺近之談耳君非
不覩經律所辨何爲偏志一方埋沒通路夫
士未常離俗施訓卽世之教可以知之若云
斯法空成詭妄更增疑惑應當毀滅就卽因
而言閨門孝悌者連鄉接黨竟有幾人今可
得以無其多絃諸訓誥經史箴誡悉可焚之
不君今遲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殊哉所以
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禮敬標其心競仰祇崇
者不以在我故忘物今之慇懃克己者政爲
君輩之徒耳欲今相與去僑矜除慢傲節情
慾制貪求修禮讓習謙恭奉仁義敦孝悌課
之以博施廣之以泛愛賞之以英賢拔之以

雋異復何慙於鬼神乎孜孜策勵良在於斯
雖未能奉遵亦意不忘之今未有夜光之投
而案劔已起欲相望於道德寧不多愧當由
未見此情故常信期心耳在懷則不然每苦
其不及司徒之府本五教是勸方共敦斯美
行以率無慾使詭諂佞望門而自殄浮僞蕩
逸踐庭而變迹等彼息心之館齊此無慾之
臺不亦善乎一則仰順宸極普天之慈二則
敬奉儲皇垂愛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
心無遂耳悠悠之語好自多端其云願善政
言未知傷化之重儻令詭事以忠孝佞悅以
仁義虛投以禮讓假往以方直乃至一日克

已天下歸仁況能旬朔有餘所望過矣本自
開心所納正若此矯不多如其此煩未廣故
鄙薄深慨君政應規諫其乖開發未達云何
言傷孝本語損義基於邑有懷非所望也若
此事可棄則欣聞餘善又云未必勸人持戒
當令善由下發必如此而弘教者放勛項四
凶革而啓聖虞舜待商均賢而德明如斯而
遂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則應廣有所折便
當詰堯以土階之儉嘉離宮之麗貶禹以茅
茨之陋崇阿房之貴恥汲黯之正容榮祝鮀
之媚色其餘節義貞信謙恭之德皆當改途
而反面復何行之可修也凡聞於言必察其

行覩於行必求於理若理不乖而行不越者
請無造於異端真殊途同歸未必孱然一貫
頃亦多有與君此意同者今寄言此紙情不
專一者厝心於疑妄國君普宣示之略言其
懷無見髣髴翰迹易煩終不盡意比見君別
更委悉也

夫以人心之不同猶若其自豈其容一而等其
智乎鑒有待之參差足見情靈之乖舛矣一
得其志者非言談之所盡一背其途者豈遊
說之所翻見君雖復言面委盡而不及此處
者良由彼我之見旣異幸可各保其方差無
須空構是非橫起謗議耳栖心入信者前良

不無此志今以効善之爲樂故挫僑陵以待
物君若以德越往賢聖逾前修智超羣類位
極入貴者自可逍遙世表以道化物高其懷
無求自足而退於前良恐未能懸絕空秉兩
途獨異勝法若悠悠相期本不及言意在不
薄爲復示期懷耳比面別一二近聊有此釋
滯兩卷想於外已當見之今迭相示若已覽
者付反幸無勞形自脫未覩者爲可一歷意
本不期他翻正是自釋疑滯耳君見之必當
撫掌也蕭子良疏

孔稚珪書并荅

稚珪啓民早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印

引之訓恩弊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
神襟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以沖靜爲心以
表退成行迹蹈万善之淵神期至順之宅民
仰攀先軌自絕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墜
至於大覺明教波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
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
宗宗極不容二自仰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
之風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
祛五情方旭迴心頂禮合掌願持民齊敬歸
依早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所以未變
衣鉢眷黃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
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旣以二道大同

本不敢惜心迴向實顧言穠矢業直不忍身
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勤志一乘況仰資明
公齊禮道德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淨住
子序万門朗奧億品宣玄言雖願違心不覺
醉更未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博約紛
綸精暉照出欲罷尚其不能欲背何以免向
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
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移
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
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
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介民復何
礙始乃遲遲執迹今輒復人心一不空言

黃老一則歸依正覺不期一軌燿然大悟。
之所導舉自明公不勝踊躍之至謹啓
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極未盡
耳道之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
斯則精麗遠近實有慙於大方矣然尋道家
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極唯天地蓋
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万物
用其所見順而尊之當其尊地俱窮妙物故
老子之橐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
太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
極終有地固淵于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
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爲重。

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鬘自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不息甫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之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婉輒入公大乘請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啓下誠伏願採其末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恭自懼謹啓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啓
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諍論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數而

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也此面別一二蕭公荅曰君此書甚佳宜廣示諸未達者

道恒道標二法師荅偽秦主姚略勸罷道書

并姚主書

姚主書與恒標二公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暎然之操義誠在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陸沉於屠肆况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耶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勅

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
之容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
係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

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勅尚書令奪道恒標等
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慙惶無地自
厝恒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所存旣重眷
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喻誨勵言理
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
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
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
用未見機毫之補將有山岳之損竊爲陛下
不取也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

之操折至尊之高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群
方靡不自盡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
四方義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派乎遐
迩大法之隆於茲爲盛方將闡揚洪化助明
振暉嗣祇洎之遺響扇靈鷲之餘風建千載
之軌模爲後生之津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
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
垂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
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悚謹奏以聞
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
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懇懃廣自料理吾之
情趣想卿等以體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

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

道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
矜恕伏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
物悅其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微
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勸弘
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
餘年苟自求免直愚懷所存私懷必守伏願
鑒恕一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恩旨聽
遂微心屢延明詔隨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
謹重奏以聞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
以從時命無復煩於鄭重也

道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
感悟聖心累蒙還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
復心情陛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
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辜分
受違詔之愆甘引無恨屢紆聖聽追用悚息
不任罔極之情謹奏以聞

僧碧僧遷鳩摩耆婆三法師答姚主書停恒

標奏

并姚
主書

姚主與鳩摩羅耆婆書

別已數旬旋有思想漸暖比自何如小虜遠
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万事之殷須才以
理之近詔道恒等今釋羅漢之服尋菩薩之

跡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
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尔也致意遷上人
別來何似不審碧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二
爲書恒等亦可煩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行
姚主與僧遷等書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謂獨善之美不如
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
頡頏於光武君平傲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
漢朝杜微稱聾於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
耳何足以關嘿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
有未又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
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毗世

宣教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遠美辭
世之許由近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
盡爲魚法師等雖毗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
恒等伏膺法訓爲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
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暗政耳若福報有徵
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勲功
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喻時副所望

僧碧僧遷法服法支鳩摩耆婆等求止恒標罷道奏
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須有德而
天下治是以古之明王審違性之難御悟任
物之易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
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

世者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羅髮於若
耶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故上有明君下
有葦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道標恒等
德非圓達分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
一往之誠必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幽
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識罪福則
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標等有弼毗耶之
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法服將擢翠
翹於寒條之上曜扶渠於重冰之下斯誠陛
下仁愛愷悌寬不世之恩然碧等眷眷竊有
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恢九德
之網以羅四海使玄風扇千載之前仁義陶

万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寬九域之
內肆玄津以逍遙疋夫無溝壑之怨嫠婦無
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海內所以仰賴愚
謂恒標雖區區一分守所見爲小異然故在
羅網之內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李佐治
十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議苟於時有
補袈裟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
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匪降上
下同矣斯乃古今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
非管仲不足華軒堂埠智非孔明豈足三顧
草廬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
過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顛

之賓復見今日矣。碧等唐近獻愚直言懼觸
天威，追用悚息。僧碧等言。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勸罷道書

并桓
玄書

桓玄書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
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
味，被褐帶索，山栖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
庶或有一騁騁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
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匍
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今一生
之中，困苦形神，方求真冥，黃泉下福，皆是管
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

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
能納之

遠法師荅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旨實如來談然
貧道出家便是方外之賓雖未踐古賢之德
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飾好落名求實若使幽
冥有在故當不謝於俗人外似不盡內若斷
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帶索枕石華
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山林
與樹木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爲真卞和
號慟於荆山患人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
其人故莊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

過隙以此而尋孰得久停豈可不爲將來作
資言學步邯鄲者新無功失其本質故使邯
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豈渾同以
通之貧道已乖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中
化未化者雖復沐浴踞傲奈疑結何一世之
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
其惑哉可謂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真可謂迷
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
其陋質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遠
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道年
與時頽所患未痊乃復曲垂光慰感慶交至
擅越信心幽當大法所寄豈有一傷毀其本

也將非彼旬試燒之言辭拙寡聞力酬高命
蓋是不逆之懷耳

僧巖法師辭青州刺史劉善明舉其秀才書

并劉善明答之

貧道弱齡出家早違俗務遊心釋風志乖孔
教雖復道場未即故亦洙訓緬矣方將委質
餒獸庶超九劫之功分肌哺鵠情存乘雲之
馭寧能垂翼中田反跡籠樊捨夫塗中之適
嬰茲廟堂之累哉且夫官人以器位必須才
未有叨越分之舉終能保其榮也今輒奉還
板命願收過恩無令曹公重嘆王舟再慙補
秀之召非所克堪釋僧巖呈

荅僧巖道人

莊篇有弱喪之謬釋典有窮子之迷每讀其
書爲之長慨敬慎髮膚揚名後史仰顯旣重
俯躬爲大遠尋聖言斯教爲最近取諸身實
迷情理瞿曇見此亦當莫逆於心況君辨破
秋毫識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不悟幽冥相
駭遐迹致驚昔呂尚抱竿於八十之年志釣
由時未遇君沉淪未及冀能有美若人耳如
其不介豈不悲哉僕忝蒞梓蕃庶在明仄觀
貢帝庭必盡才懿故欲通所未通屈所未屈
如來告紛紜有乖真唱苟爲誕說豈所期耶
昔王祥樵採所側耳順始應州命公孫弘牧

豕海上白首方充鄉舉終能致位元台朝天
變地道暢當年聲流萬載君意何如敬布腹
心想更圖之劉君白荅

僧巖重荅

紆辱還誨優旨仍降徵莊授釋理據皎然徒
欲伏羲辨情末由也已雖高義出象微言入
神鄙懷所執猶或可曉何者夫知人者哲自
審者明忘分昧進良所未安昔成直應命終
獲減名之慙遵祖聘能卒招楊鵠之恥若遺
我欲效彼追蹤王呂恐曝鯁龍津點額衆矣
盜所盜器與盜同罪舉失其才亦賓主交鄙
可不慎乎又禮云非指玉帛孝乎豈止保膚

故割肌無譏於前代斷髮有加於曩辰斯蓋
斬手全軀所存者大夫何怪哉願貸愚執賜
遂陋襟釋僧巖呈

重荅

重獲來簡始見玄解皎然之悟可謂相視而
笑矣君識鑒衆流智該理奧每檢感應之源
窮尋分石之說何常不句句破的洞盡義宗
而苟自謙光乖其側席仍踵覆車無悔敗轍
非知之難行之不易也夫去國三年見似家
人者喜作客日久寧不悲心今誓捨重擔而
安坐棄羈旅如還家對孔懷之好敦九族之
美趙門欣欣爲樂已甚況復文明御運姬邵
協政思賢讚道日仄忘餐以君之才弘君之

德帶玉聲朝披錦振遠功濟世猷名揚身後
與夫髡剪之辱鰥絕之苦豈可同年而語哉
相與契闊久要頗練深志若隱展禽之賢怨
招戚氏不忠之責故力疾題心重敷往白歲
云暮矣時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臍之悔
劉君白荅

僧巖重書

比日之事為可聊作一樂不謂恩旨綢繆芳
音驟屆勞誨之厚一至於斯伏讀未周媿汗
交集然鄙志區區已備前款且巖之壯也猶
後於人今既老矣豈能有為夫以耄耋之年
指麾成務此自蒼靈特授假首失功協佐龍

飛之英翼贊革命之主今欲以東畝之農夫西
園之杼叟側景前光參蹤古列無異策驚足
以均驕駟繫澤雉以雙鸞鶴斯之不倫寧俟
深察昔子泰伏命撫節公孫豫報智伯漆身
靡悔今日過賞德粹兩賢正恨年逼崦嵫命
急濛汜吞炭倒戈永與願隔臨紙惻愴固識
所陳幸收過眷不復翻覆釋僧巖

重荅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袖毫拂簡智思入淵
而幼失理根蹭蹬皓髮惜君之才恒用歎息
君雖心在雲上而形居坎下既與黃雀爲羣
恐沒鸞鷲之美故率片帛之禮屈應賓主之

舉徽牘三枉陋札再訓苟自謙冲固辭年耄
 度君齒德方亨元吉未能俯志者正當遊翔
 擇木待椅桐竹實耳鄙命輕召曷足降哉敬
 揖清風肅從所尚本曷既乖裁還慙憫劉君
 白荅

弘明集卷第十一

墳

淼美小稚珪上直利反碧音桓玄蕭摹

下莫反頽圯上徒回反殆盡上音待糜損

上密碑流遁下徒美反琳音比狎下胡甲反詆呵

上音底檢駁必反抵蹟上音底汪汪

反鳥光遏止於葛反貽點反遺也周顓豈反郗超

上立 逆反 戴達 下具 孫綽 下昌 殷覲 下居 曇邃 上徒

含反 遂反 較談 比上 訛偽 和反 入鄴 地名 業

殺戮 六下 音洮池 桃上 音推鋸 下音 據反 噬 下音

逝虐 如反 上魚却 豺虎 柴上 音師軌 犯下 音雷霆 下音 亭

隱匿 力下 反尼 桀紂 直上 音竭 下毀黷 下音 謗

徇輕 屈上 詞閏 反物 牌育 合上 音判 婦也 堙瘞 上音

因塞 也下 一傷蠹 害下 音妬垣墻 園上 音崇邃 私下

例反 埋也 翅頭 智上 反施 壤佉 弥上 而羊 反下 丘迦 反

深也 助 鄒魯 孔子 側愁 反地 名援外 引上 音園 孱 孱

然閑 上助 鄒魯 孔子 側愁 反地 名援外 引上 音園 孱 孱

豐下 許近 藟狗 雖上 楚俱 反以 草為 狗引 也音 盾 莫上 增

骨反 寒燭 火約 反音 雀又 才據 以居 上音 奴反

時尹 反下 寓言 寄上 音遇 鄙訥 陋上 碑美 反

穎脫上鋒利也余領反
霹靂上音麥下音淵蹟助下

隔反淵深也蹟幽微也僧筌取魚竹器悔悞下上呼每反

愆失去也輒反拯頽上蒸字擢音濁拔

馥音伏香庖生交反步蹟音致劇難反上音逆愈

亮反下力向義据居下音泯反美忍吞噬下音逝過

憩息下立也酸辛官上反蘇整娛音上暫愚樂也下躄

蹠上直流反下音操下七縱轡下音耘

耶也上音除進退不反草薈蔚反上烏外繁茂也於勿音扶踈

符也上音除進退不反草薈蔚反上烏外繁茂也於勿音扶踈

木蔚盛自樹斂衽衣襟也反下爐冶野音惇誠

厚也信反手探反下土舍虎鯁骨下刺喉反迄于

正作側蒲坂反下音相舛差下昌也反瞥想普上

滅反暫結上音書箴誠上音競仰反上居陵

見貞反自泛愛反上廣也梵雋異字上俊孜孜音茲諂倭定下反奴

自殄典下徒儲皇副上音除警惕他音景下矯小居

反放勛反上方罔反下兄云貶悲檢反反景下莫上

交反在下咨反阿房反下官名忙汲黯烏減反急人下

名祝鮀音陀人叔名也下挫反則卧神襟合下音方旭

玉反許悔遁下徒橐籥也託藥二音素鞞也謂卜

可皆虛而無心也運婉反紆阮敦倣教反也皦然

上音肥遁反上房非反嘉隱下徒困幹時主上也古丘反

驥居異反宥音赦右寬萃集才遂反料理察上音強也

音小虜魯下音憤然心也俱妹反也頡頏上下胡結反反

相類得物傲岸上高慢也一煩亂也介上性加烈也一朗反黔

黎廉上巨反茶蓼音了二音戴逵追下具被褐葛下胡

也大衣剡縣涑上時離髮上音離盍頭童稚利反

擢音濁也翠翹下薪之美者也溝壑反上古侯

音弟和樂也恢火苦回反溝壑反下呼

各反嫠婦寡婦也反停緯謂下音孛佐没反蒲堂

埠下音草廬反舍也緬邈下眉角反邯鄲丹

音甫匍蒲上音蒲下卞和進玉人變反過隙逆反丘

壁孔試燒反乃鳥弱齡幼年也洙訓上音殊

名孔子於此餒獸反紆瑞肌哺也下音飢上音肉

訓諸童子蒙此餒獸反餉也瑞肌哺也下音利梓藩

也之馭駭驚也忝莅臨也音利梓藩

下音鬪作蕃誤也明仄音側才懿美也乙器反樵

採上音自沂側反水名衣牧豕反音目放猪也接

釋也上音爰引聘能上反併反楊下鵠下篤反胡下曝下鯢下蒲下

報反下思來反下貸他借也代反陋下衿下音今懷正羈反旅上宜上居反

下音呂姬邵邵下市居之反反反協胡怙去髮音坤反鰥反

絕無上俱還反契闊結上反苦臧氏郎上則反噬臍上逝音舌

取物也下音齊壯也網繆反上直流反下密幽驟音

助瘦反事不及也莫報反下也指摩為反許反杼叟音上

水之人也酌驚足下音奴也驛留上惠瓜反下音

澤雉下直里漆身上音嶮兹反上邑益音

茲山名也濛汜名上音蒙下音似水處贈上反七

下徒磴反寬度獄鶩鶩反上音岳下助角微續音

上音暉簡美也倚桐梧上於宜反慙憫傷下音敏

下音讀簡美也倚桐梧上於宜反慙憫傷下音敏

